

感受向阳坡上的温暖

——作家刘君散文集《向阳坡上》读后

冯宝新



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，中国作协会员、大众日报社高级编辑刘君新著《向阳坡上》在新华书店及当当网等线上线下平台同步发行，得到圈内人士好评。手捧散发着墨香的新书，欣赏一篇篇脍炙人口的美文，如品香茗，令人回味；如饮香醇，令人沉醉。

作家以诗心、童心、爱心、灵心打量过往，回望成长，写人记事，用饱蘸阳光与温暖的文字，凝练时空深处的自然与美好，记录向阳坡上的人生足迹，抒写洒满人间的诗意。著名作家、中国作协副主席张炜这样评价《向阳坡上》——“文笔轻盈而雅致，将幽思送远，关怀既切近又香渺。诗的质地，画的神彩，以清亮的声韵和柔细的笔触，扣人心弦”。



《向阳坡上》是刘君继《为文有时》后的又一部散文集，全书共三部分，第一辑“冥冥——今日之神”，第二辑“心游——如果你来看我”，第三辑“遇见——写一首小诗”。这种编排和结构颇有深意，可以理解为：从冥冥之中的缘定出发，开始感悟和心游，遇见该有的遇见。可以看出作家为作品集架构是颇为用心，做足了功课的。

“我一直在向阳坡上。”这是我读罢《向阳坡上》，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。向阳而生、逐光而行是刘君的积极人生态度和成功密码，也是我得到的最大启示。

选择“向阳坡上”作为书名，源自刘君在淄博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时写过的一篇文章——《26朵小花，在那向阳的坡上》。26朵小花是她曾带过的26个学生，她希望他们能通过自己的教学而爱上语文，想凭着一腔热情助力他们走向向阳坡上。谈及初期写作，刘君说：“这引发我要去写一写那些爱与温暖，以及冥冥之中的遇见。”

“向阳坡上”是一条灵动的线，作家用这条线把碎片化的童年到如今的工作与生活串联成一串珍珠，串连起生命中那些爱与温暖，那些冥冥之中的遇见。

向阳，奠定了全书温暖的基调。本书较全面地记录了作者的人生轨迹——从西到东，一个可爱的小女孩从北疆大漠走来，她走过马桥的海棠树，摘一束沙枣花，穿过红柳丛、胡杨林，沉毅的俏脸带着阳光，走向了乌鲁木齐的玫瑰花和大叶榆，走向了西安的石榴花和国槐，在拥抱淄博的法桐和月季后，最后走向了大明湖的荷花，穿行在泉城的户户垂柳下。她的心扉像沙漠和大海一样，不断地袒露和打开，她的视野也变得犹如辽阔苍茫的草原。当老师、做主持、跑记者，再到编辑阅历的加深，她在向阳坡上不断成长成熟，角色不断变换，从女儿、姐姐、妻子，到合格的母亲、媒体业务谙熟的高级编辑。

向阳坡上，也是一种心态。作家刘君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，吐露了这样的心声，心里有阳光，雨天也是一种浪漫。英国作家狄更斯说：“一个健全的

心态，比一百种智慧更有力量。有什么样的心态，就有什么样的人生。”一个人活得幸福与否，取决于心态。不管有什么样际遇，碰到什么事情，刘君都心有暖阳，满目芬芳，不惧沧桑，积极向上。

“原来我也一直在向阳坡上。”这句话是一篇文章的结尾，也是这部书的基调。《有一条河穿城而过》是散文集的首篇，也是作家最喜欢的作品之一。文中记述作家在兵团农场的那段最遥远却又刻骨铭心的岁月，她跟爸妈在边疆农场的时候吃过很多苦，但父母心态阳光、乐观豁达，始终热爱生活，积极向上，也让她耳濡目染。面对人生的不同际遇，她保持积极向上、达观开朗的生活态度。“对于一个作家，出发是最美的状态，无论是行走还是落地，寻找的都是希望。”刘君如是说。她逐光前行，书写着自己精彩的阳光人生，“东行之路”中的艰难、辛酸、幸福和荣耀，对诗歌、童话、名著、文学艺术的痴迷和诠释，化为笔墨，在稿纸上尽情挥洒渲染，构筑起《向阳坡上》这一高地。

在之前的《向阳坡上》新书分享会上，刘君动情地说：“希望每次打开《向阳坡上》的您，能够寻找到一点快乐和共鸣，这也是我作为写作者的最大荣幸。”徜徉在《向阳坡上》，我不仅领略了文学的魅力，感受到了向阳坡上的温暖，找到了快乐，引发了心灵的共鸣，更得到了很多的人生启示，以及更多的感动和思考。人的一生，像一场旅行，一路艰辛，一路风景。如果想活出最好的模样，就要像作家那样心有暖阳，笑对生活！



作家为什么“一直在向阳坡上”，我想另一个因素就是“共情力量”。共情也称为同感、共感、同理心等，最初是由人本主义心理学创始人罗杰斯提出的一个心理学概念，指心理咨询师体验咨询者内心世界的的能力。共情通常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发生的一种积极的感受力量，早已不限于心理学领域，被广泛运用到生活、学习、工作等各个方面。刘君认为：“共情是提高散文写作的一个很重要的能力，我们只有平等甚至更低微地去面对写作对象，与他们产生共情，他们才会向我们打开那些不为人知的隐藏的秘密。”

知名作家、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王川在评价《向阳坡上》一书时说道，刘君以非常饱满的热情、真挚的情感和真诚的心态，去面对生活中的所有。在《再见柳江》《阳光下的蓝莓》等篇章中，她写到了亲人、父母、妹妹、儿子、爱人，以及同事。她把自己的心态贴近所有人，真诚地对待他们，如同沈从文所说，贴近了写。对写作者而言，这个“贴近了写”实际上是有困难的，不是说一个理性的、硬着头皮的写，她是用感情去贴近。

生活环境的不断迁移，人生角色的多种转换，丰富的人生经历，提高了刘

君的共情能力。她志恣地拥抱世界，无私地拥抱家庭，热情地拥抱友人，审视过往，回眸成长，写人记事。在刘君的文字中，我体会到她的这种与万事万物共情的能力。以《小蓝和小白》一文为例，我们去看看她的“贴近与共情”。

文中记述，她作为热线记者扎身污水横流的棚户区，去贴近底层的小人物；在医院陪同绝望的女人和她的绝症男人，她和绝望的女人一样感到无助与痛苦，“那天在医院待了多久早已忘记。只记得回家的路上，车流不断，四处霓虹闪烁，城市还是那样热闹，仿佛什么也没发生，可是明明一个人刚刚消失了。我头疼得厉害，耳边老是有那女人的哀号声。走进居住小区时，再也忍不住，我开始哭泣，声音越来越大，一边走一边用手背擦着眼泪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哭，为那个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吗，还是为周围的人无能为力？”她又写到年关，自己穿梭于包工头和民工之间，为农民工讨薪等细节，诸多情感馥郁、让人心颤的细节描写，如珍珠般随手撒播各篇，俯拾皆是。山东大学文学院副院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马兵认为：如何从类到个体，如何建立起我们和这个周围万物的联系，真正地引起共情，刘君这部散文集做了很好的示范。

有人说，情感是文学的灵魂，只有真挚的情感才能打动读者的心。刘君注重与底层人物共情并将他们的人生命运呈现出来，让读者感受到了人间的冷暖与悲欢，这种真挚的情感深深触动了读者的心灵。可以说，《向阳坡上》是一部极具生活质感且情感张力十足的作品，表现出作家细腻入微的笔触和深刻独到的洞察力。



“诗的质地，画的神彩”。这是张炜对散文集《向阳坡上》的评价。“向阳坡上”这个词，“温暖、温馨、温情、温和与从容”。书中有不少篇章的内容都有作家创作的诗歌，有的放在文首，有的存入文中，有的置入文尾，用散文笔法与诗歌形式融合来表情达意，激活语言表达，丰富文章内涵，增加文章意蕴，升华作品主题，使文章散发出浓浓的书卷气和文化气，可以窥见作者的文化积淀和人文素养。

作家的写作是从学写诗歌起步的，《红》一文写道：高中分科后，她选了文科，在班主任引领下，文科班成立了下里巴诗社。她鼓起勇气写了第一首诗，题目是《心中的树》，写出心中所想——对于成长的渴望和幻想。上大学后，她喜欢读席慕蓉的诗，那首《一棵开花的树》令多愁善感的刘君感同身受；读美国作家利奥·巴斯利亚的诗作《一片树叶落下来》，刘君体悟到上树的意象，久久沉思。这种努力，锤炼了她的诗性语言，比如《向阳坡上》一文开头写道，在海边的岩石峭壁间，小鸟的父亲“奋力将温暖的巢穴筑在向阳的坡上”等句子就很有张力。

作品集里多篇散文都有着丰富而温暖的意象，凝练出生活的诗意。“诗意”可以说是这部作品的一个关键词，不仅文章中可见作家创作或者引用的诗作，整部作品也富有诗的神韵、肌理与密度。也正是这份“诗意”，让读者看到散文集《向阳坡上》那源于日常又高于现实的不同：抵达真实自我的寻觅，探求生命本真的思问，丰盈净洁心灵的涵育。这些书写共同构建起带给读者温情与希望的“诗性世界”。

以诗歌的质地转向散文表达，文章中又多了生动的画面感。《有一条河穿城而过》里写道：“河水出发前，都会举行一场小型的爆米花音乐会，那是冰川融化的声音。埋藏在冰里的小气泡一一爆开，啪，啪，像临行前彼此的击掌打气。”这一种轻盈的节奏，带着快乐的节拍，这样的语言是不是给读者带来一种有声画面感？再比如，“冬天的早晨，爸爸送我上学时天还未亮。我因为早起困得睁不开眼，妈妈怕我打瞌睡坐车不安全，竟想了个办法，将我打背包一样绑在爸爸背上。一路上，我把脸贴在爸爸的背上，手插在他的上衣口袋里，暖烘烘的。”——这样温馨的生活画面，是不是一定会像打背包一样，“绑定”在读者的脑海，甩都甩不掉。

知名作家、山东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逢春阶说，散文其实就是说话，说美的话、诗意的话。《向阳坡上》是一部向美之书、向善之书、向上之书。通过这本书，读者能看到作者刘君一颗纯洁的心灵。作者在书中对节奏和细节的把握，让人感到很温暖、很温馨、很向上。对于逢先生的观点，我感同身受。

本版稿件由《胶东文学》特约刊登

胶东文学
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
CN37-1530/I
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
ISSN1002-3623

创刊于1982年 2021年再次全国公开发行

● 编辑部电话：
0535-6821982

● 发行电话：
0535-6821983

● 本地投稿邮箱：
jdwxbd@126.com



邮局订阅二维码



胶东文学微信公众号